



外国教育论著丛书

关于人的思考



GUANYU REN
DE SIKAO

〔苏联〕瓦·阿·苏霍姆林斯基著

关于人的思考

湖南教育出版社



外国教育论著丛书

关于人的思考

ДУМА О ЧЕЛОВЕКЕ

[苏联]瓦·阿·苏霍姆林斯基著

尹 曙 初 译



006.25——178.25, 魏明, 1983.10.10, 购书

湖南教育出版社

关于人的思考

(ДУМА О ЧЕЛОВЕКЕ)

[苏]瓦·阿·苏霍姆林斯基著

尹 曙 初 译

责任编辑：胡本昱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3年5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2次印刷

字数：90,000 印张：4 印数：23,501—35,600

统一书号：7284·205 定价：0.56元

出版说明

为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国教育事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广大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理论研究人员雄心勃勃，意气风发，决心做出新的贡献。为了使他们扩大视野，在工作中有所借镜，我们决定从一九八三年起，陆续编辑出版《外国教育论著丛书》。它将包括近百年来，特别是近五十年来世界著名教育家的重要教育理论著作。

世界近代有名的教育家不少，他们有各种流派，有各种不同见解的理论；有唯物的，也有唯心的；有进步的，也有落后的；有比较早一点的，也有比较晚一点的。即算是一种比较进步的理论著作，其中也可能掺杂某些不科学或不符实际的成分。毋庸置疑，这些理论不可能全都适合我国的实际需要。因此，对外国的教育理论，我们绝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囫囵吞枣，而应当象吃食物那样，经过一番咀嚼消化的过程，摒弃其中有害的或无用的东西，吸取其中富有营养价值的成分，用以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理论的研究，真正做到“洋为中用”。

我们编辑出版这样的丛书，尚属初次，缺少经验，难免存在不妥之处。我们热诚地祈望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也欢迎提供有关译稿。我们决心和同志们共同努力，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目 录

在通向美好未来的道路上（编者的话）	(1)
致读者（作者的话）	(3)
什么是幸福	(6)
人的“初稿”	(17)
冷漠——心灵的麻痹症	(31)
幸福在于人	(43)
请珍惜人对理想的信念	(59)
为他人照亮道路	(77)
友人亲热的气息	(87)
孩子心灵的创伤	(107)
对纯洁爱情的憧憬	(118)

在通向美好未来的道路上

(编者的话)

这本小册子篇幅虽然不大，但内容却很丰富。它充满了严肃的思考，既有对人生幸福的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什么是虚假的幸福），也有对人的性格和感情形成的探讨。该书的宗旨是要树立新生活的准则，而这种新生活是很丰富的、纯洁的，是符合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的。我国人民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的生活就应该是这样。

本书的作者 B·A·苏霍姆林斯基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①。他是一所中学的校长，是一位有丰富生活经验和教育经验的教育学家。每一个珍惜我国未来的人，每一个今天就以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向我们提出的那些高要求来衡量自己以及周围人们的人，一定会怀着莫大的兴趣来读这本书，因为它的的确充满了关于人的深沉的思考。

作者在这本书中涉猎了许多极为严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在个人生活中或在教育年轻的一代时常常要遇到的。作者在书中既谈到了什么是真正幸福的实质和基础，也向人们提出了要耐心、细致、理智地培养青少年的忠告（他是作为人的“初稿”

*苏霍姆林斯基从1957年起到1967年止为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从1968年起直至逝世为苏联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译者注

提出来的)。作者既谈到他敏锐观察到的我国社会未来的许多特点，也对爱情、友谊进行了深沉的思考。他呼吁人们要时时刻刻巩固青年人对令人鼓舞的崇高理想的信念。

所有这一切，作者都是以无数生动有趣的例子来加以充实的。这些例子来源于生活本身，反映了我国各方面纷繁多采的生活。在叙述这些实例的时候，作者不是故意平铺直叙，而是使读者时刻感到作者的谈话既严肃准确，委婉动听，又热情诚恳。他在本书中谈的各种现象并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从他对生活进行广泛而细心的观察所获得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同时，作者不是直接站出来进行道德说教，而是同读者一起交流思想感情，让读者自己从叙述的事情中作出必要的结论。

因此，该书的内容很具有说服力。它能够引起读者许多严肃的思考：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的新人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编 者 列夫·卡西利

致 读 者

(作者的话)

我在一所乡村中学任教已达二十七个春秋。从部队复员回乡十七年以后，我当上了基洛沃格勒州巴甫雷什乡村中学的校长。我们学校里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他们和睦相处，热爱教育事业。大部分教师同我一样，是我们村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魔掌里解放出来的那一天起就在这里任教的。战争的最后几年和战后的最初年代，日子过得异常艰难。那时既无练习本，又无教科书，战争给每一个家庭带来了严重的创伤……

记得那时为了让每一个孩子上学念书，不致旷课，还得做很多的工作。1961年秋，我们村里一位受人尊敬的拖拉机手——他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把他的儿子领来入学。在给孩子注册时，我想起了十七年前的那些艰难的岁月。那时，炮火连天，弹痕遍地，每天都有人拄着拐杖或者失去胳膊回到村里来。那时，就是这位父亲（当时不过是个十五岁的少年），也不得不中途辍学，参加了拖拉机队……一星期内他就学会了开拖拉机。我们这个学生当上了拖拉机手，而我们做老师的几乎每天都去他家问他的母亲：为什么舒拉不去上学了？

母亲哭泣不止，要我们到地里去同她的儿子谈一谈，因为儿子不听她的话，不服她的管教。后来才明白，原来舒拉失去了父亲。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年，他父亲就牺牲在维亚兹玛城下。我同

教导主任阿基姆·伊万诺维奇·雷萨克一起到地里去，想同我们这个当了拖拉机手的学生谈一谈。来到地里一看：拖拉机停在地里，马达还在开着，可机手和副手都不见了。最后我们在僻静的林边找到了他们。这两个人都是十五岁的少年，正在入迷地玩着有趣的游戏：他们在一根线上拴着一个蜡球，时而垂下，时而提起，从小洞里钓蜘蛛哩……

舒拉停止了游戏，望了我一眼，这目光至今仍使我记忆犹新。每逢我看到一个失去童年欢乐的孩子时，我就想起了这种目光……舒拉的童年欢乐是被战争剥夺的。我们好说歹说还是使他回到了学校，帮他结束了学业。可现在他是一家之主了，他领自己的孩子来上学了。我们同他畅谈一个人的命运，同他畅谈了这些年来我国人民所走过的道路。

我们的谈话贯穿了一个思想：要知道就是今天在很多人——儿童以及成年人——所走的道路上，还会经常碰到困难，而这些困难如果没有别的较有经验、善于思考的人的帮助，人们是无法克服的。

我们憧憬着这位拖拉机手的儿子的未来。他要到1972年才能中学毕业，到了那时我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可我和孩子的父亲却为这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公民的命运担心，因为我们是用新的、要求更高的尺度——共产主义建设者的道德准则来衡量他的生活的。我们还憧憬着，这位拖拉机手的儿子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劳动者：要么象他父亲那样成为一名拖拉机手，要么成为一个畜牧工作者或者建筑工人，要么成为一位学者——对于这一点我们是坚信无疑的。使我们担心的倒是另外一点：怎样培养新一代的灵魂？

建设新世界的年轻一代，应当热爱自己的祖国，无限忠诚于

共产主义事业，热爱劳动；应当是一些正直诚实、富有人情的人；应当是一些对丑恶现象（例如好逸恶劳和尔虞我诈）毫不妥协的人。

在自己身上体现了共产主义建设者道德面貌一切特点的人，就是一块由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纯洁的道德品质，丰富的精神世界，高尚的情操和完美的体质铸成的合金。要是金属里有一粒微小的杂质，合金就会形成气孔。同样，要是我们在进行教育的时候，对某一个缺点不去过问，要是我们察觉不到代表旧世界势力的微粒掉进金属里因而得不到纯粹的合金的话，那么，新型的人的精神世界就可能出现瑕疵和洞孔。

组成本书的都是些随笔和特写。这些文章是我在各个时期写成的，是我多年来对于教育领域许多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思考的成果。过去被人们认为纯属于教师和学校管理的许多问题，现在愈来愈受到社会和家长们的重视。每一个苏维埃人，不仅想做一个优秀的劳动者，而且想做一个善于教育孩子的人，做一个社会教育的积极参加者。虽然我的这本书主要是谈儿童、少年和青年方面的事情，可它不仅仅是针对教师的，它首先是针对家长、青年和全社会的。我希望读者，不管他的职业如何：是教师还是少先队辅导员，是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还是共青团干部，是工人还是集体农庄社员，都来思考儿童、少年和青年的未来命运，他们经过一年，两年，三年或者五年之后就要进入共产主义建设者的行列。我希望对人的思考这一问题，也象建设巨大的发电站、矿山，铺设输油管道和发射宇宙飞船一样使我们兴奋、激动不已，我希望这一问题也能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激起浪花。

什么是幸福

许多世纪以来，人类希望有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制度下，人是最可宝贵的财富，现在人类这个梦寐以求的理想正在实现。我们国家所创造的一切，无论是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好，还是文化福利设施也好，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

可是，什么是幸福呢？是从丰富的物质财富中寻求享乐吗？是什么都不感到缺少，任何一种小小的愿望都能立即实现吗？认为财富的增长就是个人财产的无限增长的观念，不是我们的幸福观，这种观念是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劳动者个人占有许多物品，作为个人生活需要的一种形式，只要它保持着理智的限度，不变成唯一追求的目的的话，那么它还是不与共产主义建设相矛盾的。我参加过许多辩论会和读书会，这些会议是讨论未来社会这一题目的，听到许多鼓舞人心的讲话，这些话都充满了对未来社会里的人纯洁而高尚的动机的信赖。可是常常使我不安的却是丰富的物质财富，对于某些不坚定的人来说，本身包含着危险，常常使我思虑的是人应当怎样把握自己的愿望和需要。

克烈缅楚格水力发电站有一位二十岁的女工 Г·С·奥麦莉钦柯曾经说道：“我把共产主义想象为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人人都是优秀的创造者，各行各业的生产能手。每一个成员首先想的是给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在某一方面表现自己的

聪明才智。高超的技能，卓越的创造，对于他来说，应该是最大的幸福。只有在这种时候，人一看见他有能力购买的衣服，看见他有能力添置陈设在自己住宅里的家具，眼里就不会露出贪婪的目光。准备过共产主义生活，在我看来，这就是发挥各人的才能。要是我们不去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就不能享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因为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是贪得无厌的，看到什么就想攫取什么。望着这种人心里就害怕。更加可怕的是看到本领高超的贪财者、谋私利者和普留什金①式的人物……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才能，重要的是在于人把自己的智慧火花用在哪个方面：是努力为自己和成千上万的人们照亮前进的道路呢，还是仅仅是想照亮自己那口不断积攒财产的钱箱……”

许多青年人都关心着这么一个问题：“按照需要生活意味着什么呢？怎样才能使一个人不仅有各个方面的、广泛的需要，而且又是没有私心的需要呢？”列宁集体农庄有一位年轻的拖拉机手С.И.雷先柯，在一次共青团员和青年的辩论会上发言说：“要是我仅仅只有穿衣、好好布置住房、读读有趣的书、听听收音机、看看电影的需要，那就是说，我还没有准备好去过共产主义的生活。要知道这都是别人给予我的。要满足这种需要并不要有多大的才能。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另外一种需要，给人们和社会创造财富不是为了报酬，而是要无私。”

在老一辈人的发言中尤其深刻地谈到了这一思想，因为他们在几个五年计划的年代里，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和战后建设的年代里，都经受了道德上的锻炼。他们教导青年们说，幸福就是无私地为社会服务，就是把自己的满腔热血和思想火花献给别人。可

① 普留什金，俄国讽刺作家果戈理《死魂灵》中一个贪得无厌的守财奴。——译者注

是他们感到忧心忡忡的是，某些人一看到共产主义有丰富的物质财富，眼都发红了。他们就尽可能为自己攫取更多的财物。就本质上来说，这种人自己也就变成了物质的奴隶，并且向他们的孩子灌输这一思想：幸福就只是过那种吃得好、穿得好、无忧无虑的舒适生活。

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老工人给青年们谈到了在一个家庭里发生的一场令人痛心的悲剧。这个家庭充满了发财致富的贪婪气氛。燃起这一悲剧的火星是一个使青少年都关心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就是金钱、物品和财宝呢，还是去进行忘我的劳动，到遥远的国家去旅游，无私地为人类服务这一令人神往的理想？

老工人讲的事，使我十分震惊，以至我决心要同与这一事件有关的人结识一下。我必须到第聂伯河岸上一个小城去，同许多人会面。到达那里以后，在我的面前似乎出现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心灵无比高尚、纯洁的人们，他们有什么是最大幸福的浪漫理想，他们认为最大的幸福就是为祖国服务，进行发明创造，为了友谊为人处事必须光明磊落；而另一个世界却充满了庸俗腐朽的气氛，在这里，人们聚敛财物，发家致富，贪得无厌。这两个世界曾经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搏斗。

下面就是我在这座乌克兰的小城里了解到的五年前发生的事（出于读者完全可以理解的考虑，这一悲剧中的人物的姓名我作了变动）。

八年前，亚历山大·奥尔柳克从部队复员回家。在最后一年服役时，母亲写信给他，说她的身体岌岌可危，她等待儿子归来，也许等不到了，因为母亲心里感到大限已经来临。儿子回家来后过了两个星期，母亲就卧床不起。一月以后，她丢下二十二岁的

亚历山大和五岁的别佳，离开了人世。人们劝哥哥把弟弟送进孤儿院，可亚历山大不愿同弟弟分离。

亚历山大在集体农庄当了半年拖拉机手。当位于第聂伯河岸上这个古老的村子里开始大兴土木的时候，他就到了工地。跟小弟弟一起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上班去的时候，他就把弟弟留给下班回来的同宿舍的同事们照顾，有时还得把弟弟带到推土机的驾驶室里去。

弟弟上学念书了，亚历山大每周都要到老师那里去了解弟弟的学习成绩。休假期间，他曾同弟弟三次乘轮船游历第聂伯河，从这条河的入海口直到它的源头；到过阿斯卡尼亞一諾夫的茫茫大草原。弟弟爱听哥哥讲述远方城市的风光，讲述海外诸国的风土人情。

两年过去了，亚历山大在水电站工人新村分到了一套住房。他的工资很高，买了很多书和杂志，其余的钱用来购买使同事们点头称是的物品。例如，他买了一只望远镜，在业余时间里用它来观察天体，给别佳讲恒星和行星的情况。别佳对遥远星体构成的那极为壮观的画面惊叹不已，常常屏声静气地听哥哥讲述行星运行的情况，讲述人们猜测的遥远的行星上有哪些生物。别佳常常梦见宇宙的来客，因而他总是急不可耐地等待黄昏的来临。寒冬逼近，亚历山大就在凉台上设了一个真正的天文台。

亚历山大还有一个癖爱，那就是他喜欢不同寻常的植物和鱼类。他做了一个养鱼缸，把一些罕见而珍贵的鱼和蜗牛放进缸中，在房间的一角放着一个小温床，上面培植柑桔之类的植物。别佳给哥哥当助手，给鱼准备食饵，给植物施肥。他也想自己做一个养鱼缸，于是就动手做了起来。

年复一年地过去了，别佳长成了一个十二岁的少年。就在这

时，家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不仅改变了亚历山大的生活，也改变了别佳的生活。

亚历山大结婚了，女人名叫维娜。她一来就不喜欢丈夫的那些爱好。养鱼缸和动物饲养箱统统都搬到凉台上去了。小小的工作台已不再是工作台，而是放满了香水瓶、粉盒和镜子的梳妆台。亚历山大越来越经常听到妻子的责备：别人都在添置贵重的物件，可你却沉湎于这些孩子玩的玩艺儿，该替这个家和未来着想啦……在维娜的坚持下，亚历山大只好买了一套贵重的家具。他没有任何积蓄，只得大大缩减维娜称之为“孩子玩的愚蠢的鬼玩艺”的开支。有时从书店旁边经过，亚历山大也只好摇头叹气，因为他没钱买书。

不久，亚历山大在宿舍楼的底层分到了一套大的住房。这里已经不再是凉台，而是一个四面装有玻璃的露台。别佳一眼就看出它有许多优点：露台上可以装备一个妙不可言的天文台。弟兄俩好不容易才保住了露台免遭小柜小桌的入侵。别佳带着望远镜、养鱼缸和许多小动物住在露台上。

下班后，亚历山大经常同维娜逛商店，选购日用物品。很多物品商店不出售，维娜便强迫丈夫到自由市场去买，惹得那些投机商人上门来推销地毯、窗帷和花边。

别佳察觉了哥哥的变化，这使他感到惊讶。亚历山大原来是个软弱的男子汉，对妻子百般迁就，甚至是百依百顺！如今在住所的三间房里，不许任何人坐在圈椅上，躺在沙发中，也不许碰一碰枕头。这使得亚历山大感到有点儿不自在，别佳则更为恼火。别佳同维娜开始发生冲突，例如，别佳要到自己露台上的房间去时，故意把脚步拖得咚咚响，经常忘记拿走放在客厅或者卧室中的桌子上的东西。维娜对此十分恼怒，经常对亚历山大说“这

个小鬼头十分讨厌”。

一天，维娜买了几米黑绸缎。别佳把缎子拿来遮挡他的小洗相室的窗户。他以为这样做没有什么可责怪的，因为缎子不会弄坏。维娜找缎子找了很久，看到缎子在别佳那里，她吼了起来，扯下缎子，拿拳头扑向别佳。别佳吓呆了，脸色苍白，一声不吭。他久久地站在被维娜打碎了的红玻璃的碎片当中，然后躲到露台的角落里坐下，在养鱼缸旁边一直坐到天黑。亚历山大在那里找到了他。

亚历山大碰了碰别佳的肩膀，这才使他清醒过来。同哥哥的目光相遇后，别佳皱起眉头。

“你干吗要拿那个缎子呢？”亚历山大小声地问道。

“去吧，去向你那些破烂和大理石偶像顶礼膜拜吧。”别佳气忿地答道。

亚历山大长叹一声。别佳感到，再不能给哥哥提起维娜的事，因为他的心情已经够沉重的了。他想起了乘轮船旅游第聂伯河时展现在他眼前的两岸风光，想起了在望远镜旁边度过的那些美好而又温暖的夜晚，也想起了对遥远的星球的向往。

“亚历山大，请你告诉我，什么才是人生的幸福？”别佳喃喃地说道。“是我们曾经憧憬过的那些理想呢，还是这些破布烂条和坐都不许坐的蓬松松的沙发？”

亚历山大打了一个寒颤，他第一次听到弟弟说这样的话。不过他又想道，弟弟已经十四岁了，再过一年就可以加入共青团，是懂事的时候了……

“究竟什么是幸福呢？”别佳靠近哥哥，把手放在他的膝盖上，又问道。“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打算做一个很大的养鱼缸，搜罗各种罕见的鱼，要在我们的住宅里搞一个小小的印度洋，还打算

在大桶里边栽培棕榈……到远东，到乌苏里江流域去……难道这一切都不会实现啦？”

亚历山大一声不吭。可别佳总想在他的心中唤起已经沉睡了的理想，使他思考一下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冷静地从另外一方面看一看他所习惯的是些什么东西。别佳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他明白哥哥很爱他的妻子，甚至不愿去想她的那些缺点……

这屋子里有没有别佳，维娜丝毫不放在心上，亚历山大也越来越不照顾弟弟了，可是别佳却过着他自己原有的生活，在望远镜的对面他挂了一张星座图，又做了一个养鱼缸。在把露台同其余房间联结起来的那扇玻璃门上，他糊上一张很大的版画，在这张画上，海浪翻腾，海水深处游着各种各样奇异的鱼类，海浪之中颠簸着神话中所说的涅莫船长驾驶的小舢板。维娜几次想用印有天鹅和梅花鹿的毯子将门遮上，可是别佳千方百计地保住他那个美好的理想的小天地不被自私而又粗暴的手玷污。

从此以后，他们之间无声无息地结下了深仇大恨。维娜每次到别佳的房间去，总是尽力表现她对别佳那些兴趣和爱好的鄙视：不是把松鼠笼的门打开，就是把别佳为鱼缸准备的水泼掉；不是把别佳精心折在纸簿里的彩色纸条搅乱，就是“忘了”关门，让淘气的猫进来把摆在桌子底下泡有冲洗好了的胶卷的碗碟弄翻。

别佳也不相让，他要把自己这块小天地变成一座攻不破的堡垒。他在两扇门的把手上安上蓄电池。不知道开门秘密的人，只要手一接触把手，立刻就感到令人不舒服的麻木。维娜第一个接触门把手，她大叫起来，跑到丈夫跟前，同他讲了很久的话。丈夫没吭声，然后轻轻地走进别佳的房间，坐在他的旁边，什么都没问。